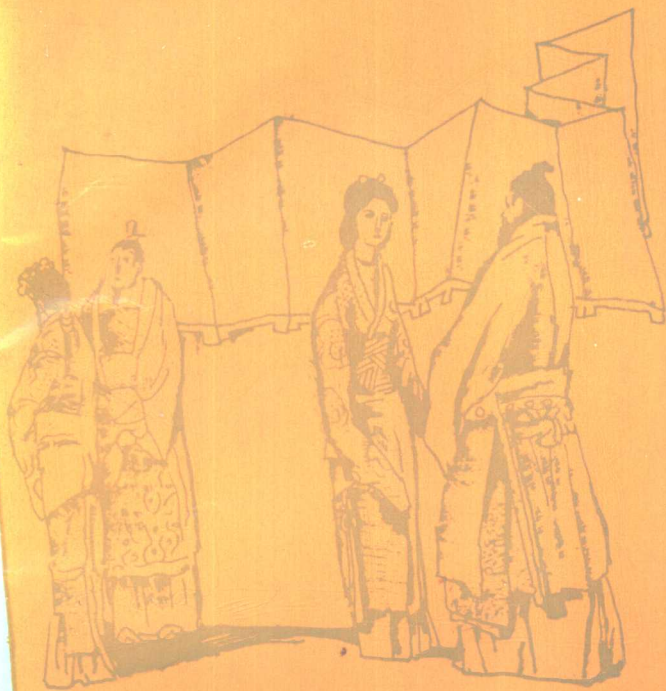


● 明清孤本稀本小说选刊 [明]凌濛初等著



别本二刻拍案惊奇

■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新登字7号

责任编辑 俞驾征

封面设计 邵秉坤

别本二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 等著 萧相恺 校点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125 字数405千 印数1—5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8-185-3/I·93 定 价: 10.50 元

校点说明

别本《二刻拍案惊奇》是一部颇为珍贵的拟话本集。它的原本现仅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日本佐伯文库各藏存一部。对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部小说，郑振铎、王重民、刘修业诸先生都曾作过书录。大约因为看书的时间急促，这些书录或语焉不详，或每有差误。因此，对这部小说的版式特点，首先得赘言几句。

这部书，内封中题“拍案惊奇二集”，右上题“即空观主人编次”，左下镌“本衙藏板”，并有篆文长方“本衙藏板”铃一方。书首载《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引》尾署“崇祯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中”。次，“绣像二刻拍案惊奇目录”，凡三十四卷。又次，图像十七叶，叶二幅，二幅绘一故事。再次，正文，前十卷卷端题“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无格栏，版心镌“二刻惊奇”、卷次、页码，间有行间批；后二十四卷卷端题“绣像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卷十四缺“案”字，卷十六“二刻拍案惊奇”六字处空板，卷二十七无“拍案”二字），或题“虎丘寡情人评”，或题“颍水赤憨人评”，或题“琅邪王初菴编次”等。版心镌“二刻惊奇”、卷次、页码，卷十一、十三之第一页版心下方尚各有“尚友堂”三字，竖格，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十三卷外，每卷末都有总

评，多题“雨侯曰”，也有题“石隐”、“鲁国男子”、“木樨人”、“草莽臣”、“至性人”、“曰”的。

这是一个由几种版片拼凑起来的集子。

先说图像。图像虽有三十四幅，但两幅合绘一故事，恰为全书故事的半数。而且，其前三叶六幅图，明显与本书故事无干：第一叶前图题“为思佳偶情似火，索尽枯肠夜不眠。自古姻缘皆分定，红丝岂是有心牵”，后图则题“丑脸如何骗美妻，作成表弟得便宜”，所绘系《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故事，图则采自《今古奇观》所绘卷二十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篇图；第二叶前图题“凡事公道而行，自然身生羽翼”，后图则题“道无巧妙，与你一个方儿”，版心尚有“第八回”字样，所绘故事似与成仙得道有关，唯不明采自何书；第三叶前图题“体态轻盈，汉家飞燕同称”，后图则题“鸳鸯错配本前缘”，所绘又似系《醒世恒言》卷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故事，此故事也为《今古奇观》所选，在卷二十八；第四叶系绘《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与尚友堂本《二刻拍案惊奇》这一故事的图不同，可能是编印者自己或倩人绘制刻印的，以下第六叶（绘《老衲识书生于未遇，忠臣保危主而令终》）、第七叶（绘《李侍讲无心还宝物，王指挥有意救恩人》）等，情形与第四叶殆同。看得出，这本集子图像的来源至少有三个。

次说《小引》。乍看，这《小引》似用的是尚友堂本《二刻拍案惊奇小引》的旧板，惟“编得四十种”中的“四十”二字挖改作“卅四”，“可作谈资者乃先”中的“乃”字残破，“先”竟作“无”，“缀为四十则”中的“四十”处空板。细详，某些字的笔迹与尚友堂本《二刻拍案惊奇小引》的笔迹却有不同，如“白门”之“白”、“偶戏”之

“戏”、“所闻”之“闻”、“可纪者”之“者”、“聊舒”之“聊”、“钞撮”之“钞”及最后题款中的“题”、“於”、“斋”等。根据我的初步判断，这《小引》乃是据尚友堂本《二刻拍案惊奇小引》重刻而成，上述“𠂔”，则是原本乃字模糊或残缺，重刻者误将“乃”中“丿”一笔与“先”字牵合在一起的结果。

再说正文。正文的前十卷，有专家判断，我也曾认为，用的是尚友堂《二刻拍案惊奇》中相应篇目的旧板，但仔细比勘，却又发现，两者之间，还有若干差别。它们的行款虽然全同，字迹也基本一样，但这个本子并无眉批，版心卷次之上也不像尚友堂本有双蝴蝶，版心的下方也无“尚友堂”字样，若用尚友堂本旧板重印，似不必费事将其眉批、双蝴蝶以及“尚友堂”字样一一挖去。看来，与前面的《小引》一样，这十卷，也是据尚友堂本相应的篇目重刻而成。后二十四卷却的系明刻《幻影》（又名《三刻拍案惊奇》）相应篇目的旧版重印而成。除了行款、字迹的全部一致外，还发现有若干断版的拼接现象，这是旧板重印的一个明显迹象，前十卷中便不见有这种现象出现。另外，还发现有些回目，文字内容虽错置颠倒，页码却紧相联属，例如第十三卷，按其文字内容次序，现在本子中第一叶的前半应接第二叶的后半，第二叶的后半应接第二叶的前半，第二叶的前半又应接第六叶的后半，而第六叶的后半又应接第六叶的前半，第六叶的前半又应接第三叶的前半，第三叶的前半又应接第一叶的后半，第一叶的后半又应接第七叶的前半，这样才能读顺读通。本子中如此颠倒错乱，显然是因为板片断裂，重印者乱排次第后补刻页码所致。这种现象，在前十卷中却不曾出现过。

无论是正文的前十卷还是后二十四卷，都有许多残损空缺的文字，且有若干字迹不同的版片。残损空缺是自然造成的，没有什么可说，若干字迹不同的版片，前十卷与后二十四卷却又有不同的情况：前十卷凡字迹不同的版片，其文字内容也与尚友堂本《二刻拍案惊奇》全异，后二十四卷字迹不同的版片却有的文字内容与《幻影》全同，有的则又全异，显而易见，编印此书的人所得尚友堂本《二刻拍案惊奇》的这几个篇目已是残缺不全，重新刻印时，只好将所缺文字补编。后二十四卷因主要用的是《幻影》旧板，旧板缺佚，若有《幻影》存书参照的，则只需补刻，无存书参照的，便也只好重编后再补刻。

要之，这书的正文，最少也是由两个不同的版片——一是《幻影》的旧板，一是新刻的（包括据尚友堂本重刻的和重编补刻的）版子拼成。

关于这书的编者，也有过若干的推测。它的内封题“即空观主人编次”、《小引》又署“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中”。即空观主人系凌濛初，但此书非凌濛初所编，明眼人一看便知，无需多辨。有人又认为此书的编者是陆云龙，因为书的第十三卷卷端题“颍水赤憨人评”，后二十四卷中有二十三卷卷末都有“雨侯曰”的总评，还有题“草莽臣曰”的，雨侯系明末有名的出版家、作家陆云龙的字；确知为陆云龙作的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又题“吴越草莽臣撰”，首并有颍水赤憨人书于崢霄馆的《斥奸书说》。然而，尽管这些题署都与陆云龙的名字有关，但从全书的所有卷评中，看不出任何表明评论者即编者的迹象。而且书贾托名的事在古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就像本书的编者也托凌濛初一样，即使评论者就是编者，也算不得此书编者即陆云龙

的有力证据。

据推测，明刊本《幻影》当有四十回，但到以《三刻拍案惊奇》之名印行时，便只剩三十回，而且残损不全，看来，由《幻影》的刊刻，到《三刻拍案惊奇》的印行，已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从《三刻拍案惊奇》和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版片完损的情况来看，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的编印则又在其后，版片且似已几易其主。其时已入清无疑，因为，若非经过了大的兵火之灾，《幻影》的版片不会残损得这么厉害。这从《三刻拍案惊奇》题“明·梦觉道人、西潮浪子辑”，别本《二刻拍案惊奇》杂采《今古奇观》绘图，而《今古奇观》的最早本子实为清初所刊（参拙作《中国小说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之二》、载《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2期），也可看得出来。此外，在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中有许多空版，参对《二刻拍案惊奇》、《三刻拍案惊奇》原文，空板处多为性描写文字，显系有意漏刻或挖去。郑振铎先生曾说：“此书亦遭裁割，但不是全部或半部的被割，而是一句一段的被裁割，正如某国杂志或新闻上之被检查员删去的空白地方一样。”（见《中国文学论集》）这种现象，明末不会出现，即在清人入主中原之初也不会出现，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的编印，当已是入清颇久的事。陆云龙的生卒年虽不详，但他的刻于崇祯七年（1634）的《翠娱阁近言》中有一首《咏怀》诗，透露了他年龄的一些信息，诗曰：

弱岁不解事，信此忠义肝。痛哭议天下，扼腕皆衣冠。
指顾取功名，侃侃犯其难。天公故催折，廿载铩羽翰。
栖迟桑榆间，言念心欲别。

就算此诗作于刻印的当年，其时，他似也已年过半百了。自崇祯初至崇祯十年，他主持编刻的图书，今可见的，尚有十余种。崇祯十年以后，确知为他编刻的书便难得再见了。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编印之时，他是否在世，已很难肯定。还有一个特别让我觉得此书非陆云龙所编印的因素是，此书补编部分的文字蹇陋，而且多处衔接不起来，例如卷二《江爱娘神护做夫人，顾提控圣恩超主政》一回，其中写道：

夫妻两商议以〔定〕，烦一媒婆，将要与人家作妾，媒婆到（道）：“事可凑巧，有一位徽州商人汪朝奉娶妾，请来看看。”汪朝奉中意，不惜重价道：“好。”不期商人经过，偶然间瞥见爱娘颜色，访问邻人，晓得是卖饼江家……央个熟事的媒婆，到江家来说此亲事，只要事成，不惜重价。

在《二刻拍案惊奇》中，这段话原来是这样的：

……（江家）要把女儿嫁个人家，思量靠他过下半世，又高不凑、低不就，光阴眨眼，一错就是论年，女儿也大得过期了。忽一日，一个徽州商人经过，偶然间瞥见爱娘颜色，访问邻人，晓得是卖饼江家……央个熟事的媒婆，到江家来说此亲事，只要事成，不惜重价。

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中的文字，显因内容重复，至衔接不畅。像这样因补编而至衔接不起来的地方还多。卷十一竟误将《饮湖上见五云已知天子气，走得洲反双壁方见交谊情》一篇的开头，冠于《延名师误子丧妻，设奸谋败名殒命》一

卷的卷首。这哪里像是陆云龙编印的东西，显系商贾谋利匆匆为之。

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它依然是一部很有价值的选本。当年郑振铎先生便曾说：此书

自第十一卷以后的二十四卷（即第十二卷至第三十四卷），其来历却不甚可知。只有第十五，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三等七卷，约略可知其便是梦觉道人、西湖居士（浪子）的《幻影》中的七回。……这部书所包含的未知其来历的十四种话本，却是很可宝贵的晚明的文学资料。仅这十余种未知作者的话本已足以使这部书为话本研究者所注意的了。

郑振铎先生所说“未知其来历的十四种话本”的来历如今业已查明是出自《幻影》，而且，从现存的《幻影》（《三刻拍案惊奇》）中还可找到存文五篇，但依然有九个短篇小说从现存的《三刻拍案惊奇》的各种本子中找不到，也就是说，它保存了《幻影》中已佚的九个短篇，因此，它仍然值得治话本者的重视。另外，《幻影》中还有一篇佚文的卷首一段文字，也因了它得以保存下来，它就是误植于卷十四《延名师误子丧妻，设奸谋败名殒命》开头的《饮湖上见五云已知天子气，走得洲反双壁方见交谊情》（按：在《幻影》中，题目当不同），其残文如次：

诗曰：

屈指变情几断魂，波流云影幻难论。
荒坟树绝徐君剑，暮市蛛罗翟相门。

谁解终袍怜范睢，空传一饭赠王孙。

扶危自是英雄事，莫向庸流浪乞恩。

世态炎凉，俗语尝道得好：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即如一个富人，是极吝啬，半个钱不舍的，却道：我尽意奉承他，或也怜我，得他资给。一个做官的，是极薄情不认得人的，却道：我尽心钻拱他，或者也喜我，得他提携，一个穷人，还要东补西折，把去送他。若是个处闲，时把那小人图报的心去度量他，年幼的道这人小没长养，年老的道：人老没回钱；文士笑他穷酸，武夫笑他白术，谨慎的说道没作为，豪爽的道他忒放纵，高不是，低不是，只惹憎嫌，再没怜惜。就是钱过北斗，任他堆积；米烂成仓，任他烂却，怎肯帮扶

这样，明刊本《幻影》四十回，今所缺者便只有一回。如果拿这部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与现存的几种《三刻拍案惊奇》校勘，我们完全可以整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幻影》本子来。应该说，这也是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价值所在。

这个校点本是以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的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为底本，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所出两种《三刻拍案惊奇》以及尚友堂本《二刻拍案惊奇》为参校本校点而成。原书中因为残损及印迹不清之处，先采《二刻拍案惊奇》和《三刻拍案惊奇》相应的文字补足；无法补正的，均以□号标识，字迹尚可辨识或可推定者，以〔〕标识，书中的繁体、异体字均改为简化字、通行字，而对古小说中习用的同音假借字则一仍其旧。校点此书，时当炎暑，再加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不免，敬请同行和诸爱好此书的同志指正。

1990年9月于南京

目 录

卷 之 一	满少卿饥附饱颺	(1)
	焦文姬生仇死报	
卷 之 二	江爱娘神护做夫人	(21)
	顾提控圣恩超主政	
卷 之 三	男美人拾箭得婚	(38)
	女秀才移花接木	
卷 之 四	甄监生浪吞秘药	(67)
	春花婢误泄风情	
卷 之 五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84)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卷 之 六	李将军错认舅	(98)
	刘氏女诡从夫	
卷 之 七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116)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卷 之 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133)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卷 之 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148)
	伯梅香认合玉蟾蜍	
卷 之 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171)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卷之十一	不苟存心终不苟	(187)
	淫奔受辱悔淫奔	
卷之十二	李侍讲无心还宝物	(205)
	王指挥有意救恩人	
卷之十三	恤孤仗义反遭殃	(217)
	好色行凶终有报	
卷之十四	延名师误子丧妻	(231)
	设奸媒败名殒命	
卷之十五	昵淫朋痴儿荡产	(252)
	仗义仆败子回头	
卷之十六	耽风情店妇宣淫	(268)
	全孝义孤儿完节	
卷之十七	贪淫妇图欢偏受死	(286)
	烈侠士就戮转超生	
卷之十八	老衲识书生于未遇	(302)
	忠臣保危主而令终	
卷之十九	卖富差贫夫妻拆散	(318)
	寻亲行孝父子团圆	
卷之二十	死殉夫一时重义	(338)
	生尽节千古名香	
卷之二十一	奸淫汉杀李移桃	(349)
	神明官追尸断鬼	
卷之二十二	任金刚假官劫库银	(365)
	张铜梁伪鑑诛大盗	
卷之二十三	认恶友谋财害命	(379)
	舍正身断狱惩凶	

卷之二十四	无福官叛而寻死	(394)
	有才将巧以成功	
卷之二十五	狠毒郎图财失妻	(408)
	老实头凭天得妇	
卷之二十六	忠臣死义铁铮铮	(421)
	贞女全名香扑扑	
卷之二十七	报父仇六载伸冤	(442)
	全父尸九泉含笑	
卷之二十八	痴人望贵空遭骗	(456)
	贼秃贪财却受诛	
卷之二十九	财色兼贪何分僧俗	(472)
	冤仇互报那怕官人	
卷之三十	饮蛊毒祸起萧墙	(490)
	资哲谋珠还合浦	
卷之三十一	积阴功陡迁极品	(505)
	弃糟糠暴死穷途	
卷之三十二	骗来物牵连成祸种	(521)
	遇故主终始是功臣	
卷之三十三	逞奸计以妇卖姑	(535)
	尽孝道将妻换母	
卷之三十四	孝女割肝救祖母	(553)
	真尼避地绝尘缘	

卷之一

满少卿饥附饱颺 焦文姬生仇死报

诗云：

十年磨一剑， 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赠君， 谁有不平事？

话说天下最不平的，是那负心的事，所以冥中独重其罚，剑侠专诛其人。那负心人中最不堪的，尤在那夫妻之间。盖朋友内忘恩负义，拚得绝交了他，便无别话；唯有夫妻是终身相倚的，一有负心，一生怨恨，不是当要可以了帐的事。古来生死冤家，一还一报的，独有此项极多。

宋时衢州有一人，姓郑，是个读书人，娶着会稽陆氏女，姿容娇媚。两个伉俪绸缪如胶似漆。一日，正在枕席情浓之际，郑生忽然对陆氏道：“我与你二人相爱，已到极处了。万一他日不能到底，我今日先与你说过：我若死，你不可再嫁；你若死，我也不再娶了。”陆氏道：“正要与你百年偕老，怎生说这样不祥的话？”不觉的光阴荏苒，过了十年，已生有二子。郑生一时间得了不起的症候，临危时对父母道：“儿死无所虑，只有陆氏妻子恩深难舍况且年纪少艾，日前已与她说过，我死之后不可再嫁，今若肯依所言，儿死亦瞑目矣！”陆氏听说到此际，也不回言，只是低头悲

哭，十分哀切，连父母也道他没有二心的了。死后数月，自有那些走千家管闲事的牙婆每打听脚踪，探问消息。晓得陆氏青年美貌，未必是守得牢的人，挨身入来，与他来往。那陆氏并不推拒。那一伙人见了面就千欢万喜，烧茶办果，且是相待得好。公婆看见这些光景，心里嫌他，说道：“居孀行径，最宜稳重，此辈之人，没事不可引他进门。况且丈夫临终怎么样分付的？没有别的心肠，也用这些人不着。”陆氏由公婆自说，只当不闻。后来惯熟，连公婆也不说了。果然与一个做媒的说得入港，受了苏州曾工曹之聘。公婆虽然恼怒，心里道：“是他立性既自如此，留着也落得做冤家，不是好住手的，不如顺水推船，等他去了罢。”只是想着自己儿子临终之言，对着两个孙儿，未免感伤痛哭。陆氏多不放在心上，才等服满，就收拾箱匣停当，也不顾公婆，也不顾儿子，依了好日，喜喜欢欢嫁过去了。成婚七日，正在亲热头上，曾工曹受了漕帅檄文，命他考试外郡，只得收拾起身，作别而去。去了两日，陆氏自觉凄凉，傍晚之时，走到厅前闲步。忽见一个后生，像个远方来的。走到面前，对着陆氏叩了一头，口称道：“郑官人有书拜上娘子。”递过一封柬帖来。陆氏接着，看那外面封筒上题着三个大字，乃是“示陆氏”三字。认认笔踪，宛然是前夫手迹。正要盘问，那后生忽然不见。陆氏惧怕起来，拿了书，急急走进房里来。剔明灯火，仔细看时，那书上写道：

十年结发之夫，一生祭祀之主。朝连暮以同欢，资有余而共聚。忽大幻以长往，慕他人而轻许。遗弃我之田畴，移蓄积于别户。不念我之双亲，不恤我之二子。义不足以为人妇，慈不足以为人母。吾已诉诸上苍，行

理对于冥府。

陆氏看罢，吓得冷汗直流，魂不附体，心中懊悔无及，怀着鬼胎，十分惧怕，说不出来。茶饭不吃，嘿嘿不快，三日而亡。眼见得是负了前夫，得此果报了。

却又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姑娘们心里的所在。不知冥冥之中，原有分晓。若是男子风月场中略行着脚，此是寻常勾当，难道就比了女人失节一般？但是果然负心之极，忘了旧时恩义，失了初时信行，以至误人终身，害人性命的，也没一个不到底报应的事。从来说王魁负桂英，毕竟桂英索了王魁命去。此便是一个男负女的榜样，不止女负男如所说的陆氏，方有报应也。今日待小子说一个赛王魁的故事，与看官每一听，方晓得男子也是负不得女人的。有诗为证：

由来女子号痴心，痴得真时恨亦深。

莫道此痴容易负，冤冤隔世会相寻！

话说宋时有个鸿胪少卿姓满，因他做事没下稍，讳了名字不传，只叫他满少卿；未遇时节，只叫他满生。那满生是

个淮南大族，世有显宦。叔父满贵，见为枢密副院。族中子弟，遍满京师，尽皆富厚本分。惟有满生心性不羁，狂放自负，生得一表人材，风流可喜，怀揣着满腹文章，道早晚必登高第。抑且幼无父母，无些拘束，终日吟风弄月，放浪江湖，把些家事多弄掉了，连妻子多不曾娶得。族中人渐渐不理他，满生也不在心上。有个父亲旧识，出镇长安。满生便收拾行装，离了家门，指望投托于他，寻些润济。到得长安，这个官人已坏了官，离了地方去了，只得转来。

满生是个少年孟浪不肯仔细的人，只道寻着熟人，财物广有，不想托了个空，身边盘缠早已罄尽。行至汴梁中牟地方，有个族人在那里做主簿，打点去与他寻些盘费还家。那主簿是个小官，地方没大生意，连自家也只好支持过日，送得他一贯多钱。还了房钱、饭钱，余下不多，不能勾回来。此时已是十二月天气，满生自思囊无半文，空身家去，难以度岁，不若只在外厢行动，寻些生意，且过了年又处。关中还有一两个相识，在那里做官，仍旧搬转路头，往西而来。

到了凤翔地方，遇着一天大雪，三日不休。正所谓：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满生阻住在饭店里，一连几日。店小二来讨饭钱，还他不勾，连饭也不来了。想着：“自己是好人家里子弟，胸藏学问，视功名如拾芥耳。一时未际，浪迹江湖，今受此穷途之苦，谁人晓得我是不遇时的公卿？此时若肯雪中送炭，真乃胜似锦上添花。争奈世情看冷暖，望着那一个救我来？”不觉放声大哭。早惊动了隔壁一个人，走将过来道：“谁人如